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四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

七

朱木

王世貞

徐拭

徐師曾

杜詩

顧章志

王世懋

申時行

王錫爵

龔起鳳

劉班

戴冠

王應電

彭昉

附子年

劉鳳

王在復

柴道人

王芳

蔣以忠

管志道

趙用賢

陸化淳

錢穀

附陸治

陳體方

邢量

附沈誠

杜瓊

支琮

補遺

徐有貞

伍袁萃

文彭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四

南直隸蘇州府 七

朱木

朱木字子喬號守愚常熟人以嘉靖甲辰進士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鶩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木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徭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卽頑悍之徒亦多化而良矣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稅而甄造之部使者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

昌樂令訊鞠卽死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旁縣民也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寇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以薦徵入擢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兼攝四道綰印纍纍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及廷杖幾斃出判鄭州赴鄭渡濠颶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之民會浙中繕兵部使者檄之行鄭父老爭攀轅留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舁輿入其見愛戀若此遷知遂安縣歲侵民阻山發礦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

省部使者檄剿平之則感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  
直利此土中錙銖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  
且濫及無辜爲乃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  
於嶺上望見羅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  
服從衆立解散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也  
無何遷叙州府同知初木爲臺官念有言責欲亟効  
讜直而當路掣肘有未易行其志者遂有意於卷懷  
矣旣免喪悼於就道同年瞿文懿艤舟強挾之行乃  
指虞山誓曰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  
累我哉及落職倅州則曰此君命也吾豈敢違乃

又強往然非其好也尋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不聽或乘隙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有湖山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囂溷事平生悃悃溫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居鄉益朴素無侈靡之飾人且不知其有官者家雖無饒貲而好賑人之急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其同堂之親視異母弟不啻如同胞姊旣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亾妹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煦嫗撫育人咸謂其長者以此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  
舉嘉靖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  
名藉公鄉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  
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  
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  
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  
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  
於州邑畫地爲界使義官統之以當時獲盜者爲上  
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



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就官大名大名之俗婚喪費不貲中人之產徃去其半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以軍輿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于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災兩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

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  
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  
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  
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岡鄉又八月以御  
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  
清屯田鄖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  
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  
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  
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  
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鄉長凡四十

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所至吏事精絕不可  
悉數而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爲最著都下盜  
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  
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  
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  
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  
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顙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  
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  
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  
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

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柰何匿雷齡往立塔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俱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塔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亾命而以橫占伎女

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問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  
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效會有李鄉者進  
道密友也世貞召謂曰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  
道來貸汝鄉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卽遣二十  
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亾譁者在耶時  
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 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  
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  
錮城中不得出而譁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  
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  
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

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而更持正不徇獨行其志  
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闖某欲貸其死  
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以請拒  
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  
毋疾乞休新鄭疑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  
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  
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  
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而竟以浮  
言嗾之去後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  
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

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慷慨淋漓不置在南都  
請崇文廟釐配享嘗言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  
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招搖門  
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  
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  
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  
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  
祀晉卽丘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  
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于故舊兄弟白  
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

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  
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詈世  
貞以相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  
門賢愚醜妍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  
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所著有弇州  
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若干卷博極羣書文  
華擅代才軼千古名冠海內誠一代之宗匠也

徐 拭

徐拭字世寅號鳳竹常熟人生有大志素豪宕自喜  
與人譚當世務輒抵掌慷慨思一見其奇以嘉靖丙



午丁未連舉進士授宜春令宜春相嵩籍也蒼頭千餘橫行往往持令拭欲要束之乃白嵩請其主計者姓名曰恐有狐假爲威者相嵩立書二蒼名以示比至橫倨如故佯以爲非真悉笞之曰若曹姓名吾久已得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抗令于是嚴父子心銜之而紬于書名且拭治行著伺之無可螿者竟得召爲南御史亾何嵩所私趙文華者備倭南中倭未靖驟晉本兵拭劾文華罪狀已彰復求出鎮自解嚴父子復申前憾遂因大計謫浙江布政司都事浙固文華坐鎮地也比至遂檄使入賊巢將藉

手焉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人人爲拭危而拭持  
益力已量移司理建寧尋遷同知饒禱雨雨應拜火  
火滅一時詩歌之有饒陽雙異集久之擢浙江僉事  
受命監威將軍兵討流賊事平賜鏹幣時分宜已去  
位矣尋轉右叅議丁母憂歸服除卽以前官補河南  
旋晉湖廣副使督學政精于藻鑑乘法公嚴楚人士  
稱頌之已陞雲南叅政旋轉按察使時黔國席世寵  
跋扈囚繫其妾嫂屢抗 旨不遵都御史御史先後  
列其罪猶不悛拭乃爲計身革爵聽勘以解其權而  
令其子署事以安其心於是黔國歛手聽命而拭名

籍甚矣在滇六年乃調山東布政司尹順天晉右副都御史撫江右花園洞賊自正德來嘯集蟠處當事徂于招撫懼爲首難奮曰養寇如民何立調兵平之賊平賜鏹幣已乃請表革除諸臣請崇祀羅豫章師弟及王文成請復臨德二倉積儲乂之擢南京工部侍郎以僉都銜移撫浙浙以西濱海而海鹽有塘以捍之歲乂圯嚙甚前是盲風怪濤驟作衝決數百里浮尸如蟻損禾稼十九民死徒無笑至則愀然力圖之或有難之者不爲沮庀石鳩工其縱橫廣厚一以意裁不泮歲而功成巨堤虹亘狂瀾鯉披濱海數千

里皆化沮洳爲膏沃矣已晉南京工部尚書時江陵以奪情怒言者拭與平湖陸光祖並上書規之而承指者遂喉中之乃罷歸而名益重直指首疏以薦廷議將以大司寇起用而溘然逝矣 賜祭葬如制

### 徐師曾

徐師曾字伯魯號魯菴吳江人生有異質弱不好弄七歲就外傳卽匡坐讀書終日嶷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畧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自是數絀而名益起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屹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旁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

陽曆律醫卜籀篆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亾論經生  
卽世稱鉅儒弗過矣嘉靖丙午始領鄉薦丁未上春  
官連捷念二親年高稱疾不對制歸歸而丁父艱癸  
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爲兵科給事中明年嫡母歿  
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補吏科其在兩垣多所建白  
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  
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齟齬  
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歎曰吾奉先人遺體  
不忍卽狼藉闕下柰何效儕輩積月俸嘿嘿坐致金

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乃曰吾有以自  
解矣因請告不往闕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  
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 萬曆  
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起爲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  
復抗疏力辭 上諒其誠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其  
行論薦者猶嘖嘖不已而東山之卧益堅矣旣無意  
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尊望  
崇鄉邦方倚爲著蔡而遽捐館舍年厯六十有四云

杜 詩

杜詩字與言吳縣人嘉靖己酉鄉薦謁選司理常德

綏寧縣治密邇于獠其城多廢堞亟以庫銀葺之不  
三日獠果入寇無所掠而去州人服其蚤識銅鼓俗  
故悍獷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  
曰華欵武斷于鄉有違華欵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  
于盜大吏議勦詩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欵錢周者諭  
以三尺不可犯毋坐待俱斃轉禍爲福在此時也周  
等初百餘人裹刃庭下從者股栗及聞之泣下投刃  
環拜求自新盡遣散其黨詩假便宜以牛酒犒之聲  
聞五開咸寧間爭先欵服是年同典楚試所得皆材  
士于是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矣擢大理評事遷右寺

副官輦轂下假寓僧寮清心叅酌獄讞期情與法比  
文無害乙亥擢四川僉事蜀鹽務舊有專官至是議  
汰併水利驛傳茶馬漦政爲一道而藩臬長去任兼  
攝二司案牘山積吏蜂擁待署詩口耳授受若流凡  
所因革精覈允當尋擢貴州左叅議分守貴寧道經  
銅鼓等鎮軍民羣聚觀曰是向時散遣華款者也時  
烏撒與烏蒙爭地界仇殺積有年詩至履其地親爲  
講解剖其界限而兩酋撤兵聽命居二年以當懸車  
之期致政解任而歸又一年七十有一而卒於家

章志



顧志字行之號觀海太倉州人嘉靖癸丑登進士授行人以不附分宜父子量移司副陞刑部郎中請告歸養分宜敗還原秩陞江西饒州知府饒水縣災民病飢已復大旱百方賑救瘡痍甫蘇俗徼訟至則狀牒填委拳犄充庭吏故窟穴其中以爲奸于是窮日夜之力目披覽而心裁決乃得就理後訟者至隨來隨剖未嘗一借耳目于左右旁郡邑之負抑不伸者皆願得就讞焉淮王素悍以法敕其下而歲祿以時給無敢有譁于庭者陞湖廣副使治辰沅母年八十矣奉以行及九江風濤大作竊自歎奉老母涉畏

途大非人子所宜乃密疏乞歸養得請在膝下者三年比失恃免喪補廣西副使未幾以齋捧便道歸以叅政轉按察使時爲萬曆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中秘疏稱病不能赴任蓋徜徉泉石者七年會江陵籍沒特詔起廢臣復補山東憲使時當慮囚大辟者計數千人日夜治爰書手自叅駁平反甚衆旋轉光祿寺卿卽轉南京兆至則以寬靜馭之恤凋勦裁冗浮清郵傳釐革防範咸中肯綮歲餘陞南京兵部侍郎留都編戶軍強半于民快船小甲苦于奸猾規免尤苦于管運內使抑勒累極則告槩甲不足加以帮甲

又加以派及餘丁猶不免亾身破家摠計以船受害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時署部篆因旱癘得應詔言民病乃疏陳快船審甲之弊媿媿數千言且謂國家誠額外捐銀萬兩米萬石即可出六七萬家于水火之中溥德意召天和莫此爲甚上惻然亟下所司議行已復條上四事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大要在杜浮言處糧餉而專委始事郎官責以成效疏下所司議如指數百年積困一朝更蘇是役也事涉中貴人無敢犯者獨毅然不少避忌疏出而朝士大夫無不擊節稱歎者矣未幾卒于官喪出國門諸

軍祖祭道左哭聲振于野曰微我公吾儕纍纍成白骨矣

王世懋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牆東生世貞弟也登己未會試肆事兵部以父忤被嚴相害歸嚴敗與其兄世貞白父冤已而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儀曹務簡得以其暇肆力於古文章而六朝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不領會居無何其長褻病攝曹事爲魏公正名分立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

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飾以游閒公子之稱而  
江西叅議之命下矣精心訊諜勤于其職迨督學  
八閩品藻甚當拔李光縉于諸生又困中是年冠省  
試卓有文譽人咸服其鑒裁之精進本省左叅政又  
進南京太常少卿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  
五十三耳世懋始受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  
會之趣不專訓詁晚視學政傍通諸經皆能藪其大  
要亦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游於西來之  
教徃徃有所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  
極守靜篤於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

病久覺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所著望崖  
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  
元於詩不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  
尤其踔絕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而持論往往  
以識勝少卽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踈行得晉人遺  
意晚而彌好之性嗜佳山水其登秦岱觀日出憇靈  
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滕布履自青柯坪而上  
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  
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  
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

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北固直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晚治一圃悉構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莠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惟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澹思子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

申時行

申時行字瑤泉吳縣人也少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

誦爲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者試  
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 上見所對  
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每朝謁罷念  
政機所出主者多濶略下吏得因緣爲姦乃集考因  
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事無不覈問無不對者  
以此癸亥以父憂歸丁卯服除明年分校禮闈已巳  
掌文官誥勅庚午典試順天辛未復分校所得士多  
從落卷中搜得之不自言功而一歸主者甫徹棘進  
充經筵日講官亾何晉官諭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  
署詹院坊局篆 穆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填委



悉以屬焉癸酉 神宗登極進宮庶直日講自是勅  
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 上每日  
屬之甲戌進宮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  
黃丙子會典副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  
八月晉禮右侍兼大子賓客已改吏右侍是時江陵  
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乃與婁東王公請解  
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之地時時餽橐  
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叅與機務蓋旃屢  
之地啟沃功多 上特峻擢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  
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 上坐文華殿弊

石閣臣入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是歲滿三品考晉禮書予廕胄監庚辰主會試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時行謂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

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亾不可得也  
潛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  
蒲州代之曰稂莠之餘要在芟刈徐應曰肅殺之後  
必有陽春蓋一言而相業于斯定矣會 皇長子生  
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緩征徭恤  
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  
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姦民不得濫免江陵  
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構戮劾罷陽城宰并及蒲  
州慨然起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  
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擬旨下爵

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亭  
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  
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  
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未幾有魏允貞者以  
其子申用懋登第爲言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  
之頃之且寘之要秩朝士無不嘖嘖歸其量矣江陵  
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力請 上寬之而復有因罪  
江陵議復遼府者持不可謂 皇考懲惡之大典不  
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  
賢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

俘加少師進中極殿其夏五月亢旱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服停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 上

嘉納焉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

不能愛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

有慊然自新意先是 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

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

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鍊之 上疏切

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謔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

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攔入外

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

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止蓋所  
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屬 皇長子五齡而儲  
位未建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 上以元子孱弱  
爲解復言元子五齡卽未甚壯方之 宣 孝兩廟  
寔已過期夫修講書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不任  
勞苦在宮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  
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  
衆議紛起 上寢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二月陰霾  
四起風雨失調 上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消弭之  
實乃應詔陳言一日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

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糜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叅不可不嚴 上覽疏稱善者再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勅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飢民嘯聚攘欲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亾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會 上輟講日又上言

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  
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  
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  
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爲法  
隨檢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  
六道裝演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貴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  
章劾之乃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  
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疏劾鯨並侵



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時行申救之得從薄罰戊巳  
連歲凶荒 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因月餉稍惡噪  
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廩無可  
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  
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廩積米有無浥瀾如  
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  
科臣往賑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  
宮召四輔入 上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贛重  
欲加譴力爲解釋天顏頓和卽以冊立豫教請 上  
曰 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長

子出見明日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 皇  
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  
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  
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 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  
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嗣後或合疏或特揭  
皆未報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刺川數出鹵掠邊將  
有戰死者廷議焚焚有罷欵決戰之議謂禦戎如用  
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  
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  
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

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父  
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  
鄭尚書洛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火酋  
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虜跡而它酋與套  
虜相表裏者一鳥獸散累朝訓錄成特晉一階秩太  
師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不允晉太傅給誥支  
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復具疏力辭錄秩 上  
姑聽焉會有攻之者遂乞歸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  
親撰勅留之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出不得已以寬假  
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國屢言冊儲專以去就

爭語過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爲密具揭以請不報  
乃請與國同罷謝言者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  
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聞之喜曰老  
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 上念調護功遣廷評黃琮  
存問于家後以 皇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年八十  
當軸援華亭例以請 上特褒其齒德助勞遣行人  
以銀幣羊酒致於家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  
而逝矣

王錫爵

王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太倉州人幼多異徵雋朗  
工屬文十二入州校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禮部  
舉首 廷對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丁卯克經筵講  
官知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納己巳轉南國子司  
業明年轉北尋陞右中允克會試同考官尋掌南翰  
林事 神宗馭極克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  
春坊主順天鄉試 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八月陞國  
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子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  
令公侯伯應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中外政觀丁丑  
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親事趙用賢

吳中行共疏劾之憂禍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請  
江陵求解拒不見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泣且拜曰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何以自處惟有死而已  
竟入不顧卒取中旨廷笞兩人既而江陵予假歸奉  
旨三月還 朝佞者輒疏請卽召乃使吏邀署名  
列上叱曰此何事而以浣我爲竟投筆起隨請以省  
觀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  
乎曰吾知吾父而已遑卹其他旣歸杜門却執修恬  
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  
爲名高乃復持平其間寓書朝貴曰江陵相業僕始

終不以爲非獨恨其於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  
諸君不力爲調停如國體何壬午丁外艱 上賜祭  
塋服除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丙戌主會試考  
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力辭改太子  
少傅蓋入都時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  
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 玉牒加恩懇疏賜  
免者以此當是時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  
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御史馬象乾疏論給  
事李沂繼之 上震怒幾置于理賴力解得薄譴而  
鯨亦自以賊敗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 皇

長子令就視而出評事頷于仁䟽欲下之獄進而前  
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  
爲訕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  
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  
明日忽奉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  
甚而疑羣臣之請爲疑間先後䟽凡六上疊疊萬餘  
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  
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  
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  
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  
苟順一言者疏上乃得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之  
旨因謂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  
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會礦議起 上遣  
問閣臣力陳其非便一召礦賊二費多得不償失三  
官隸釋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得窺淺深非美事得  
中輟會以母病請得予歸省既去而開採之役迄不  
可止矣濱行疏祈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  
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  
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弃之臣皆一時至

計既歸屢旨趨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悅有  
白金文綺麟服之賜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乃得三王  
並封之 旨於是外廷紛議交疏劾奏乃復停封而  
言者猶不已蓋 上英明獨斷觸迂者不復賜環甚  
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  
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于是  
去志自此決矣會病作疏八上始允賜贖賜馳驛歸  
抵家數月母以大耄終遣官 賜扎賜賻予祭葬復  
加祭四壇辛丑子衡入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以冊立禮成遣官存問曰冊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

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已冊立冠婚  
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乙巳 皇孫誕  
生如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丁未復 召輔政加少  
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以  
萬曆庚戌卒享年七十有七

龔起鳳

龔起鳳字瑞周太倉州人少孤以家難依外家周太  
守居冒姓周名江舉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始復  
龔姓改今名以乙榜授定州學正本以貧仕而爲學  
官絕不受餽遺厯厯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州故以

屬視學官獨不爲屈曰此非令甲胡屬爲守謫官驕  
恚每思中之卒不得州科額甚少有謂蠶神祠厭勝  
學官者力請于監司移之是歲得雋二人以薦入爲  
大理司務大理寺胥史應役者例納銀于鄉則爲脫  
役會其人貧不能辦令司務徵之不爲應鄉怒笞其  
隸亦輒笞其堂吏鄉恚甚自劾并劾其無堂屬禮冢  
宰楊公心善之而重違其長謫嚴州府學正五月遷  
把縣令單車而赴毅然一意行其志無所顧憚獄囚  
三百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卽司府勾  
捕執勿與及他檄有勿便輒罷之吏恐不敢署曰乃

公自爲之不以累若歸德有豪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勿竟其獄至縣密遣吏餽以千金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沒輒庫貯以供往來驛郵之費居縣自月俸外卽薪馬多歸之官日出銀二分付小史具飯蔬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夜自撲被闔門而寢其於苦節皆人所不能堪御史蔣君行縣供張儉甚寒月爐炭弗繼出俸金自贖以諷之亦故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

床乎荅曰茲瑣事令安從知御史故久於杞欲察其  
陰事而不可得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剡以疲之最後  
謂曰知若廉吏柰不任剡何吾爲若調簡可全對曰  
令有所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其懃如此  
御史乃竟狀以不及聞卽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  
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乃得去至是爭  
集堂皇不得已聽之萬衆嘯呼各持瓣香行歌前導  
卽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復共釀二百  
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却不納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爲  
裝百金亦不受蕭然一肩歸耳後王元馭過杞問其

人曰若龔令何如泣不能言曰賢令寃去耳人久而思之如此歸而怡然撤所居舊廬以償逋另闢小圃灌藝其中御史劉君行部賢而獎之加禮幣焉居四年病後事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治棺病且革張目呼曰我卽親螻蟻無爲以棺汚我張仲起聞往面與訣爲治棺而哭之而鄉之縉紳咸有助凡三四十輩元馭自京師聞之遙致聘焉監司暨守令亦皆捐俸爲助爲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飢死皆非身在時物也享年僅五十有一云

劉班

劉班字廷美號完菴長洲人少遇况守鍾推擇爲吏  
謝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應天鄉試補太學  
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  
任職亾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壽終生平孝友恭謹  
與人居無失色操履介特人不敢以私干之老而嗜  
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正行出趙吳興  
畫山水出王叔明皆逼真世甚珍之所著完菴集若  
干卷

戴冠

戴冠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辭負氣矜伉寡



所推與試輒不利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  
吳時重之王主銓特列上十事皆剴切詳盡爲之改  
容嘆服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每欲薦之不偶瀕死嘆  
曰天夢夢耶世汨汨耶此惟擁楹俶吝斥矯虔肆駕  
夷由踣耶已乎已乎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  
多自攄其不平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少有神解於書無所不博而  
尤精于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泰和陳子虛康  
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

備考其叙六書之指其精謂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或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叠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故以人事曲成之以人處事故曰指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乃曰諧聲

也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所未解也畫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二百四十雖字以萬計不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網布沂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亾用甲勾乙損益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也又著書法指要六義

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皆有禪于字學應電卒子  
虛經紀其喪并贍其妻子以歸于吳

彭

昉

附子年

彭昉字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  
而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  
猶以昉文章爾雅未嫻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  
罷歸于彭年少游于徵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  
誦遂皆究通徵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  
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道出吳中者聞年名無不願  
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場

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命廩食之且命預試  
南都以其意良厚亦彊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  
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  
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適  
勁貴于時

劉鳳

劉鳳字子威蘇州人也所著有劉子威集又有太霞  
草等集蓋洋洋乎大觀矣內鄉李太史于田評云劉  
子威掘竒索隱抗心無前凡所注筆動依古矧其駘  
當世流輩蔑如矣故其詞賦竒字瑰語多不可句將

母謂智者過耶嘗觀自古文士雖分旆揚鑣而究其指歸無逾兩途倣左語也過則體裁古而意不融鬱取宋人也近則意流放而體不老蒼舉斯二者未不能兼焉者也卽子威之所自負固大人與稽矣然能兼擅于此哉其昵好季朗借謏于鱗咸可以論子威矣子威以進士官侍御有能聲

###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間倭夷內訌所在誅掠時在復年二十一隨父王亮讀書朗澄菴同父奔逃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餘矣展轉尋父

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以待跪求解免倭以刃背擊其父隨以身蔽之痛哭哀求相挽不釋倭怒奮刃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兩軀猶相扭踣立亮家亾祀絕父子僅以淺土藁葬州城之北萬曆丁酉督學陳子貞言於朝旌表其墓

柴道人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籍世貲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

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此  
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  
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  
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  
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亟遣人追至  
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  
官師事麤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  
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道人漫不置  
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  
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騶倅怒笞之已知



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官人何與也了無作沮李化去東入伏牛山修道後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爾足數千里來爲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養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范范尾至光化呼之畧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還

王芳

王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園太倉人也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

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螳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寇裹糧奔赴哀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禠職亾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竒士竒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甕缶躬爲

滌除殉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  
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  
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  
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  
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榜乞書慈谿費廷槐  
不瞑目之樞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也雙眸炯然  
芳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邪摩其  
暍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  
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而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  
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

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管棺衾手浴含殮  
權厝半塘僧舍託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  
月而至舉其匱弗前遲明南園絮酒來哭送乃舉環  
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  
蘇隕涕者

蔣以忠

蔣以忠字伯孝常熟人也隆慶戊辰進士以長樂尹  
入爲南比部主事以忠才名久著爲諸生時所著藝  
苑琳瑯已爲海內傳誦爲長樂最有聲同時州縣皆  
入據津要乃獨爲郎比部又在南人咸少之恬然自

得不爲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沈酣竟日夕發爲  
文雄贍跌宕有司馬氏風又性不治家人生產俸入  
僅足自給一日聞父疾棄官歸貧不能治喪事獨捐  
所受田業易貲爲塋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令其  
室脫簪珥佐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

管志道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崑山人爲諸生時甚爲耿恭  
簡所器重尋師取友不憚竭蹶常言士必有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語深造又必有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益

其自信者如此以隆慶辛未成進士選授南兵部主事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乃言於大司馬裁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以資水夫工食而四十八衛之困稍稍甦矣江淮有一二悍卒仇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歎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夷然不動流言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甲戌丁父艱歸同官以所積貯羨金爲襄事助固辭服闋補刑部主事部有獄夜一人值之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于簿與爲他日昭雪地常省其飢寒拊其疾楚不以囚故忽也戊寅 神宗大

婚禮成爲九事以上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  
江陵銜之是冬出爲廣東僉事蓋按廣直指爲江陵  
私人屬以陰擠之也又前疏內有明舊制一款欲司  
道與直指抗禮故江陵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諭  
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十二議雖涉外臺意實以  
繩政府時粵方中寇又疏陳事形太都主撫而不主  
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  
掌蓋縷縷不下千百言也履任甫及一月直指竟露  
章劾之得 旨降調解任馳歸至辛卯復補楚臬而  
宦途之跡如掃矣堅卧不起以疾卒於家意常以西

來之義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其立論蓋甚  
闕遠矣

### 趙用賢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生而魁岸超朗甫五  
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敏父常以考亭綱目命之  
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父玘以嘉靖戊戌進士  
累官布政司參議嘗從入粵署多崇所止崇遂滅跡  
人益奇之以隆慶辛未成進士館試第一授翰林院  
檢討丙子與脩會典丁丑分校會試是冬江陵相聞  
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曰是不獨爲斯世綱



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是時尋出西南長竟天  
遂上疏極論時編脩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亦皆具論不奔喪非是疏上同日杖于朝削籍  
編戍而進士鄒元標時號哭于旁翼日卽疏論江陵  
申救四臣甚力旋奉旨杖百戍蓋一日而五人之名  
震區宇雖芻牧笄幃靡不敬慕用賢歸江陵側目未  
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洶洶甚聞之  
而曰吾得從萇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日惟冥搜經史  
匡坐咲詠澹若無聞旣而直指中悔移病去壬午復  
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

前殺劉御史論逮禍乃寢是年以言官累薦陞右春坊右贊善而凡爲江陵所排阨者皆被徵列交戟矣癸未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冊封鄭府事竣陞司經洗馬尋纂修玉牒陞左庶子掌坊事用賢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于徵輸稽之父老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胥伏蠹不可勝言者於是條陳一十四事窮極根抵以上而當事者謂南人不得言南事議格不行丁亥陞國子監祭酒兼少詹事大典成賜白金文綺旣蒞南雍惓惓以四維勵諸生日士不敦彝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

無濟於用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一以身先士子黠鰲者范于嚴而不敢肆進脩者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諸史籍之剝蝕當更正者一一營脩故少宗伯黃公觀死靖難其廟圯更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戊子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益乞早定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母令窺覲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旋陞左而以吳鎮絕婚事訐奏囚三疏懇歸以丙申年卒用賢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

於正事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頽頽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居恒語人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戚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也

陸化淳

陸化淳字君復號湛源常熟人生方晬父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糜爛洞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內死以是異之舉萬曆壬辰進士授水部郎治河濟上會潔水溢諸水櫃所

以備涸者漸且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水夫役皆供他調發私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當其縮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漕楊公昕夕乘橈樁周視疏導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賢之在濟三載民間訴牒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閭夫苦於中官霍使者詳爲條令啟閉送迎皆有恆度秩滿出爲金華太守治郡一以簡靜盈庭之訟率曲爲曉譬令解去而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牘間值艱渠雖至夜分必竣事迺就息會曠使劉有文欲至義

東二邑亟移書令駐郡第委官至二邑調停甚悉上不扞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列郡皆以婺爲準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採之囿也悉議罷得省餉於時方議勾義烏逃卒謂此輩始貪衣食而蟻聚既畏鋒鏑而鼠竄若必誅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烏傷令固甚循飭也直指按婺且擬置之薦列後突中蜚語乃力爲解不釋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後求其實令事得寢乃蜚語則起自司理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以褫職感然不自

懌曰吾第直令庸知曲吾寮不去人將齟齬我疏乞骸骨而內自納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篤留乃竟條然歸矣歲丙午以中外剡薦起知虔州初意不欲行會虔監司遣役促行甚篤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緡授周恭人曰有急乃召叔氏同啟虔爲南粵襟喉開府駐焉軍民錯居商旅雜遝擁傳而往來者交武於道比至虔直指行部諸事旁午需次而應之秩如也虔諸屯糧率輸糠粃而支必責良典倉者恒至蕩產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逮應支之期卽支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

小虜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闕欲駐處以籠  
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闕乃苛求解稅者乃謂闕曰稅  
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第以情告當有劑  
量庶有濟耳於是請於兩臺定爲畫一而商不苦於  
疏歛頃之疾作徧移文乞歸而當途苦留之遂發書  
召其子孝廉急至敘次井井如平日泊然而逝比孝  
廉至左右出一笥發而視之中第一扎其區畫子女  
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具旣喪櫬歸傾城巷哭送者盈  
野旣抵舍請所遺周恭人扎視與虔即者無毫髮異  
蓋冥識前期者云



錢穀附陸治

錢穀字叔寶世爲吳人少孤能自勵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謁藏書家就而讀之且以餘能習繪事遂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其喜讀書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讐校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有三國類抄南北史摭言長洲志及續吳都文粹蓋仍宋鄭虎臣所纂文粹而更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更無踰此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卽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氣語無私勑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願竟以是貧且老同時有陸治

者字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  
封流泉迴繞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割蜜  
脾剗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門剝  
啄聲如弗聞矣個儻嗜義腴田數頃盡弃以構其先  
祠而於友誼尤篤兩人皆吳中高逸而翻以繪事掩  
故世無有能名兩人者

###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吳中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其  
所游但爲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  
口授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鄙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真

狂耳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蓋得之天授非緣  
學也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立就之爲賦至六  
十餘首沛然若注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  
人謂達生子太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  
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  
人者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  
所之輒醉卧

邢量 附沈誠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性狷介  
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蓄奴婢弊屋三

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  
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  
說無所不通室中卧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  
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與微  
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娓娓列所未盡也同邑沈誠  
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隣里莫識其面  
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問無不知然樸  
質無文故無所傳云

杜 瓊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

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  
理詩尤沉着古雅有風致圖繪山水尤潤秀可觀性  
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徃徃形諸  
夢寐具圖繪其象母泣謂酷肖其生平以父名玉終  
身諱之嘗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  
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  
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  
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  
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  
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列祀鄉賢祠所著

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忱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補遺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武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脩陞侍講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

援有貞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爲諭德兼  
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  
推擢僉都御史治河自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  
循河道濮范寃源流度地行水治水閘疏水渠渠名  
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  
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設  
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  
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又叅  
綜古法就長擇善爰作大堰上槩以水門下捍以長  
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濶廣三十有六

丈厚倍之隄之厚如濶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  
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鉄盖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  
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  
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  
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凡八度其盈過  
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  
節且宣用平水道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有貞負文  
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畧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  
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時內閣諸臣盡  
得罪死徙落籍去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



總兵相左李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以正左右  
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  
墨恐事歸司禮力贊 上事須經內閣吉祥固不悅  
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見之  
盛氣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言  
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以楊御史及  
都御史耿九疇有貞及賢俱下詔獄卽日雷電交作  
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不  
自安 上遂釋賢謫有貞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

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有貞復逮詔獄拷  
治無驗命取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  
劾以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  
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 上會災變  
得有編置金齒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翱曰  
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  
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有貞短小  
精悍博學多能有膂力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  
術無不通貫文雄音詩亦道勁

伍袁萃

伍袁萃號容菴長州人卽伍相國之裔也萬曆丁丑  
舉南宮庚辰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行取兵部主事丁  
憂復除武庫司員外陞浙江僉事提督學政陞湖廣  
左叅議致仕復補廣東副使未幾致仕天性鯁直居  
官素持清介登籍五十年強半里居閉戶養重絕不  
與聞外事每好譚時政有聞必梓時出已見爲褒貶  
著述頗富而囊橐愈空壬戌之春卒于正寢幾無以  
爲歛

文彭

文彭長洲縣人待詔徵明之子隆慶戊辰以歲貢司

訓嘉興府學坦率和易瀟洒出塵草書宗逸少畫得  
家傳殘縑斷簡人爭寶之一時名公俱從之遊